

痘疹正宗卷五

發于宋麟祥先生闡

增訂痘疹正

宗全書

同德堂
藏板

序

醫學至後世不逮於古者其失有二一
曰愛名徇俗不敢破格以奏功一出泥
古守法不能因時以達變夫古之疾病
載諸經籍者至今一見之固未嘗亡
也而古之治法如鑊石橋引案枕毒熨
撲荒爪幕諸法皆失其傳僅存湯液一

法且後世之疾病蔓引錯出殆倍於古
是疾病至後世益增而治法較古大減
所存湯液一法又皆斤之然守法而治
猶恐失之欲入之不日淪於天札也幾
希吾於郡中光州司馬張君雍客所得
秘治痘症一書閱之不禁嘆然而歎也
按痘症上古未有至東漢建武年間出

師南征士卒為南方瘴氣所染始見此
症後世症分三等曰順險逆順者可勿
藥險者逢者多至不救歷代方書如治
痘心法仲陽清解金鏡錄玉髓篇等類
或主溫補保元或主燥實固本或主升透
或補瀉兼施意皆一將各值其陰陽寒
暑之會隨其治效著而成書非直挾本

何序

源萬世不易之治法也。至明末吳興費氏所著救偏瑣言始大暢其旨。謂先天毒火伏於命門。感時而發。治法始用北方苦寒之劑。以瀉其毒。石膏大黃等藥。時見類方。然學者泥於古法。多不宗之。今是書所載歸宗湯。大黃有用至四兩。一日者斯亦大駭聽聞。而啓天下之爭。

吳歲庚子郡中痘症多險逢死傷過半
時張君方致仕家居惻然心動因出以
救世輒有奇效忌者羣起休之張君曰
予非醫者據書投藥以應親友之求耳
且君輩鮮以不治者予方治之能治者
予不越樽俎而代之也且予不名一錢
君奚啻焉忌者亦語塞引去予前舉兩

孫皆以痘殤。今冬男孫二歲痘勢險逆。
色白頂陷。若據方書。痘屬虛寒。當投桂
附。張君曰。此火毒蘊內。鬱不得透。苦寒
之劑。猶慮弗勝。投以桂附。是加薪於烈
燄也。用大黃石膏重劑。日進三服。而白
者紅潤。陷者凸起。前後計服大黃至一
觔。石膏如之。始愈。族中侍御公曾孫痘

見一晝夜吐衄一十七次惡死疊見醫
不能治張君曰此三成半痘也生機僅
存一綫遂處以大劑藥汁如膠膏日服
大黃至四兩漸服漸退計初起以至奏
功凡服大黃共四十兩後亦壯健無恙
回思費氏類方大黃石膏重者至一兩
而極及觀其治驗諸條類皆收功延緩

中變發癰者十居六七豈非症重治輕
藥不瞑眩之故歟審此則症屬火毒絕
無虛寒又灼然矣今是書大旨與費
氏略同而識老手辣剋期奏效則為費
氏所不及夫大黃之品斬關奪門有將
軍之稱石膏性大寒號為白虎承氣湯
竹葉湯今以用之不過數錢有用至兩

許者則咋舌不敢服此皆施於壯實之
失且復尔子今乃以襁褓之兒當之且
多至數倍服之罔弗效假使世皆受名
狗俗泥古守法之輩安能不顛顛衆議大
破成見活人於呼吸間耶吾是以癡然
而歎也余感張君活孫之德欲廣其傳
以救世乞書將付剞劂適晤宛平李君

時春語及李君樂善君子也力索授梓
書成屬予序予不能文聊述是書立方
之神與張君治症之驗以破世之徇俗
守法者之惑至著書之姓氏與張君得
書之源皆具在本書茲不復贅嗟乎
承家學市藥治人疾病垂四十年大
南北圖不知予姓字今兩耳弗聰杜

謝客行念古之醫者兼擅諸科秦越
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
聞周人資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過
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是古之
醫者老幼未嘗不治予媿弗克兼擅其
道致前之二孫殤於痘而不及見救如
今日也噫

大清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夏月京口

何游澹菴氏序

余

痘疹一書行於世者百有餘種求其經驗者卒不得
一夫痘有順有險有逆順者無論矣而險者猶可幸
生至於逆則之死莫救其故惟何豈前人立方之未
善耶抑後人習術之未精與癸未春真邑痘疹流行
彈丸之地無醫無藥余入郡謁中憲董公言及出
痘凶險靡可醫療公喜而告余曰治痘之書莫妙於
張寅翁所藏宋麟祥正宗二卷客冬余四子一時患

痘醫家議論紛紛靡有繩準余藉是書參究審証按
病用藥服而輒驗皆不醫而痊聞言之下且信且疑
余不知醫何敢妄對及退而謁別駕張公請悉是書
由來公喜而告余曰今春余兩孫先後出痘汝醫謬
謂氣虛用藥峻補深惡其言之非遂揮而去之余朝
夕參考此書自爲調攝均賴痊可言畢出原本示余
聞言之下且信且疑余不知醫何敢妄對嗣晤侯邑
侯陳公二咸極贊此書治驗百發百中復晤侯侯用

資邑令。傳子賓石羊子予雅備悉汝童患逆痘者本
是書治之。十活有九。聞言之下。且信且疑。余不知醫
何敢妄對。迨余携卷歸。真士庶知余得此書咸問
方於余。令求方者述其痘之形狀。并不敢參加毫末。
按原編之論。抄原立之方。撮眼輒效。其應如響。余始
信。中憲別駕汝陽諸公與傳子賓石羊子予雅所盲
不爽。而是書經驗之奇也。如宋子以痘爲先天之毒
此探本之論矣。謂痘之白者凝于氣。痘之紅者凝於